



红狐狸丛书

● 中国当代推理小说集
陈菲 著 珠海出版社

血

X 字之

UE ZI ZHI MI

谜

和生堂连环案

死亡策划

第186名被告人

血字之谜

失踪的婴儿

I247.5

802

血 Y字之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23848

珠海出版社

●中国当代推理小说集

血字之谜

陈 菲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字之谜/陈菲著. — 珠海:珠海出版社,2003.1

ISBN7-80689-014-9

I.血… II.陈… III.推理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379 号

血字之谜

©陈菲 著

责任编辑:潘自强 徐 慧

封面设计:鲍 钧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梅华东路 297 号 2 层)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图书邮购: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珠海市梅华东路 297 号 2 层)

电 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照 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 刷: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8.875 字数:17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6000 册

ISBN7-80689-014-9/I·405

E-mail:zhcbsl@pub.zhuhai.gd.cn

定 价:15.00 元

血 X字之谜

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的是中国当代最新的推理故事。

这些故事扑朔迷离，犯罪嫌疑人更是狡猾阴险：他们绑架勒索、制毒贩毒、盗窃公物、图财害命……并千方百计布下迷阵，掩盖犯罪真相。但是在刑警们的侦查、推理和追捕下，他们最终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沉浸在一个个精彩纷呈的推理故事中，你所获得的不仅仅是天下奇案的破解，而且更是对自身智商的挑战！

责任编辑：潘自强

徐 慧

封面设计：鲍 钧

血 X字之谜

作者简介

陈菲，女，笔名陈菲儿。生于1971年12月，河北省唐山市人。1994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同年进入广东省广州市某区检察院工作。2002年10月辞去检察官职务，现任广州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5年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有关报刊发表中、短篇推理小说数篇。《血字之谜》系作者的第一部推理小说集。

中国当代推理小说集

血字之谜

目录

- 1 和生堂连环案
- 103 死亡策划
- 147 第 186 名被告人
- 204 血字之谜
- 235 失踪的婴儿



XUEZI ZHIMI

血字之谜

和生堂连环案

一 绑架悬案

这是一间古香古色的药材铺，家具、摆设、胀鼓鼓的编织袋、纸箱子、黑色塑料袋……似乎每一寸空间都挤满了东西。至于味道——更是无处不在，每一粒空气里都浸润着中药味儿，苦涩涩的，甜丝丝的，还有一点酸……

“铃——”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

双臂戴着深蓝色套袖的汪四新放下手里的账本，不慌不忙地拿起听筒，脸上挂着谦恭而亲切的笑，仿佛对方不是在电话线的那端而是站在他的面前似的：“你好，这里是和生堂——”

不等他问对方是哪位，电话那一端就传来焦心的追问：“阿新！嘟嘟在不在你那里？”这是他妻子刘梦华的声音。

“怎么会在我这儿？他没去上学吗？”汪四新一边有些嗔怪地说着，一边把听筒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两只手不慌不忙地交替着取下两只套袖，轻轻地转了几下酸软的手腕。

汪四新三十多岁，是个稳重的商人，即使商铺着了火也能保持职业性的微笑。而他的太太刘梦华则是个典型的商人太太，养



尊处优，白白胖胖，除了美容和美食，在别的方面都有些轻微弱智。瞧她，这么大把年纪，孩子都八岁了，还像个长不大的小姑娘，有事没事一惊一乍的。不要说宝贝儿子放学回来晚了，就是家里那只小狗打个喷嚏她也会急得掉眼泪——女人啊！汪四新想着她在电话那头抓耳挠腮、额头冒汗的样子，不禁有些好笑。

“哎呀！他去哪儿啦？啊？平时早就应该放学了。”刘梦华像是自言自语。

“小菊没去接嘟嘟吗？”

“去了，等了好久，别的小孩子都走完了也不见嘟嘟，她就一个人回来了。”

“是不是又淘气了被老师留下训话？或者要考试了在补课吧？”

“我给赵老师打过电话了，她说根本没补课，反倒是提前半小时放学了呢。”

“啊？”汪四新真的有点紧张了，紧张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儿子嘟嘟才八岁，上小学一年级，天天都是保姆接送。他一个人能去哪儿呢？难道出了什么事？会不会——汪四新心里一惊，不过，为了不吓着妻子，他仍旧用四平八稳的声音对电话那头说：“这样，你先给亲戚朋友们打电话找找，对了，还有嘟嘟那些小朋友，看他们是不是一起去玩了。我马上回来。”

汪四新把账本锁进保险柜，顺手迅速整理一下桌面，看看没什么漏洞，便锁了里间办公室的门。他走到外间，叫过两个伙计，吩咐道：“我有事先走了，你们好好看着档口，够时间才关门。有事打电话给我。”两个伙计诺诺地应了。

“老板，电话！”一个伙计追出来叫喊，刚出了门的汪四新只得又回到店里。



XUEZI ZHIMI

血字之谜

“汪老板，你宝贝儿子在我手上。”红色电话里传出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你是谁？”汪四新声音有些发颤，握着听筒的手心也一下子汗湿了。

电话那端却没有声音。

“喂？喂？”汪四新对着听筒高叫几声，连脖子上的青筋也暴了出来。

“急什么？”那边终于说话了，“我还没想好呢。等我想清楚了再同你商量吧，汪老板，噢——你的宝贝儿子可真够肥的！别叫警察啊，要不然，嘿嘿……”

和生堂坐落在中药材批发市场的黄金位置，分里外两进。门楣上悬着“和生堂”的紫檀木匾额，遒劲的隶书风骨不俗，一望便知出自名家手笔。进得店来，外间大约有四十平方米，身后向南的一面是整幅落地玻璃的门面，左手边西面整幅墙壁都是赭红色的高大木柜，一个个格子的正面小纸片上写着药名：南北杏、当归、红花、桃仁、防风、花旗参、鹿茸……足有一两百个药格。当然，其中十有八九是空的，这里是批发店，经营的药材品种少，但数量大，这柜子不过是起个装饰作用。右手边东面墙壁则是一排窄窄的开放式货架，整整齐齐摆着各色塑料袋装着的中药材半成品，最上一排是躺在七八只红丝绒盒子里的白白胖胖的人参，第二排是装在几只透明玻璃罐里的红玛瑙似的枸杞子，第三排是一包包配好的小塑料袋装着的二十四味清热补凉之类的凉茶料，最下面一排是十多种看上去黑乎乎的叶子和藤根类药材，货架底下连着半米高的一排储物柜。铺中央拦着柜台，柜台里外的空地上都堆了些箱子、袋子，终日有伙计守在柜台旁，招呼客人，搬运货物。穿过柜台间狭窄的空地，北面墙壁也有大半是赭



红色的药格，从旁边打开一扇结实的赭红色桦木门，里面是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间，那是汪四新的办公室。

刘梦华由保姆小菊陪着来的时候还不知道嘟嘟被绑架的事，已经哭哭啼啼不能自控。但她一听汪四新说儿子被绑架了，马上就停止了哭泣，两只挂着泪珠的眼睛瞪得像要裂开，过了几十秒钟，她才重放悲声，一边大哭一边挥起拳头向汪四新胸前打去，“你快去找啊！还傻呆在这儿干什么？都怪你！怪你！”

“你胡说什么？”汪四新双手使劲抓紧刘梦华的手，把她按在沙发里，又叫小菊拿了湿毛巾来，亲手胡乱给妻子擦拭着流满泪水的脸，“总不是我绑架了自己亲儿子吧？别哭了，别哭了。”

“给爸爸打电话了吗？”在汪四新的连哄带劝之下，刘梦华平静了一点，一边自己抓着毛巾揩鼻子，一边问汪四新。

“打了，先给爸打电话，然后才给你打的。”

等得口干心焦，六神不宁，直到刘梦华的父亲也就是汪四新的岳父刘克秋到了，那个令人揪心的电话还没有来。

汪四新打发走两个伙计，关了店门，又嘱咐小菊去路口买盒饭。天很快就黑下来了，小菊提了两塑料袋盒饭和汤回来，盒饭是白切鸡和烧鹅饭，汤也是真正的老火靚汤，西洋菜煲猪骨——算是高质量的盒饭了。刘克秋和汪四新勉强吃了一些，刘梦华却是一口也咽不下，痴痴地望着窗外渐渐黑下来的天空，口中嗫嗫地唠叨着：不知道嘟嘟吃了没有？他们不会打他吧？哎呀，为什么不报警呢？

“怎么早没想到打110报警呢？”自己真的很蠢，难怪爸爸和丈夫经常都说自己蠢，刘梦华一把抓起电话准备按号码。

汪四新伸手按住了她。

“报警啊！”刘梦华用求助的目光望着她的父亲。



XUEZI ZHIMI

血字之谜

刘克秋是个中等偏矮个子的小老头，身材瘦削，头发差不多已经脱光了，只剩下稀疏的一些灰白色短发勉强贴在头上，就像深秋最后几片枯黄的叶子一样悲壮而执著。他生得一副圆团团的脸，慈眉善目，除了长着一个鹰钩鼻子带了些冷峻外，他是个挺和气的老头呢。汪四新个子中等偏高，身材倒是和岳父差不多，瘦得像根竹竿，不同的是他的脸不像刘克秋那样饱满，而是瘦长的，双颊下陷。夸张一点说，刘梦华的腰围顶得上刘克秋和汪四新两个人，不夸张地说，肯定也顶得上一个半。她身材高大肥壮，但性格远不像身材那样昂扬，她又懒又胆小，又有点蠢，好在运气不错，小时候有父母呵护，长大又嫁了个脾气好而且能干的老公。

“四新想得对，咱们不要急着报警。”刘克秋一口接一口地喝茶，说话时也把茶杯在双手中把弄着。

虽然刘克秋已经满面皱纹，头发也脱得差不多了，只剩下花白的半个圈围在耳朵下面脖子上面，但是在这个家里，他还是主心骨。他说话的时候，刘梦华再不敢随便插嘴。“一来现在还没搞清是不是绑架，只一个电话，是谁开玩笑也不一定。二来呢，阿华你不懂，你以为警察都像电影电视里那么厉害？不一定。就算真的是绑架，那些人无非是要钱，咱们宁可舍财免灾，也要保住嘟嘟的安全。如果报了警，那些警察只管破案立功，把那些人逼得急了，嘟嘟有个三长两短，咱们难道让警察赔不成？到那时把天哭个窟窿也没用！现在最要紧的是稳住那些人，看能不能讲讲条件，只要咱们出得起他们的价钱，一定要先把嘟嘟平安赎回来。别的都等等再说吧。”

爸爸总是那么沉得住气，想事情想得周全细密，怎么一点也没遗传给自己呢？刘梦华又一次由衷佩服爸爸的当机立断、足智



多谋，是啊，关键是儿子的安全。转念又担心儿子吃了饭没有？住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挨打？天啊，那些人想要多少钱呢？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会遇上这种事？她直想得口干舌燥，心神不安。

时钟“滴滴答答”地走着，在静静的房子里听得分外清晰。小菊已经被打发回家里去了，店里只剩下他们一家三人。刘梦华不时地抬眼望望，已经九点多了。

“铃——”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来。三人互相望望，还是汪四新伸出手去，他没有拿听筒，而是按下了免提键，同时俯下身对着电话低低的一声“喂”？

“喂，汪老板啊。”电话机里传出一个怪怪的声音，好像那人是捏了鼻子说话，“商量商量吧，我们就是个钱，你先开个价，你儿子值多少你最清楚吧？”

汪四新看看刘梦华，她正定定地看着电话机，好像灵魂出了窍似的。他又看看刘克秋，刘克秋紧抿着嘴，一只手轻轻摇了摇，又指了指电话，汪四新立即明白了岳父的意思，他是叫对方先开价。

“朋友，别为难我了。你要多少？只要我拿得出，我肯定给。钱好说，钱好说，你可千万别搞我儿子。”汪四新说。

“我开价？我开一亿你有吗？”

“没有，确实没那么多。朋友你得现实一些，说吧，八万？十万？”

“十万？你这么个大老板就出这点？太没诚意了。”

“你说，要多少？”汪四新耐着性子尽量保持平和的语气。

“一百万！”

“啊？”三人的眼神聚在一起，又都转向那部红色电话机。汪四新咬了一下嘴唇，虽说对方是狮子大开口，但儿子性命要紧，



这笔钱他还是拿得出来的。“钱我可以去筹。不过，你得先让我儿子跟我说句话。”

“这个没问题。”那人说完，电话里传出一个清晰的稚嫩的声音：“妈咪。”

刘梦华猛地扑向电话，“嘟嘟啊，乖仔！现在你怎么样啊？吃饭没有？别害怕啊。”她安慰儿子的话还没说完，自己先忍不住哭出了声。电话那头却又变成了那个怪怪的声音：“行了，行了，我保证你儿子没少一根毫毛。怎么样？今晚交钱？”

“大佬，这么晚我去哪儿找一百万现金啊？”

“少来这一套！诗书路有家银行二十四小时都开，当我不知道？现在是十点，十二点我再打电话来。”那边“咔”一声已经挂断了电话。电话机里只剩下“嘟——嘟——嘟——”的忙音。

刘克秋与汪四新面面相觑，默不作声。刘梦华脸上挂着泪花愣了一阵，接着就像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又哭又说，“你们快去取钱啊！还在这儿呆坐着干什么？嘟嘟是你亲生的，好像不关你的事似的！”刘梦华不敢对父亲无礼，只抓住汪四新的手扯个不停，捏得他手臂痛。

“你懂什么？”刘克秋拉着他干树皮一样的脸，使劲瞪女儿一眼，刘梦华一下收了声，只好放开汪四新的手，垂了双眼低声抽泣着。

“阿华，你不懂，不要只是瞎胡闹。”刘克秋放宽了语气，“我也急啊，你不懂，那些人也不懂，别说是晚上，就算是白天，谁能一下子从银行取出一百万现金？银行有银行的规矩，提这么多现金要提前通知才行。”他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包中华烟，摸索出一根叼在嘴上，又摸出一根递给汪四新。汪四新赶快拉开抽屉拿出打火机，小心地为岳父点上，又把烟灰缸端过来，自己



才燃着了香烟。

“四新，你开车去一趟银行，看能取出多少。再到自动柜员机去把信用卡上的钱提出来。”刘克秋狠狠抽了一口烟，抬起左手搔了几下布满皱纹的额头，满面愁容，“店里还有贷款吧？”

“有。”汪四新答道。

刘克秋皱着眉头，一声不出地抽烟，像是没听到汪四新的话。过了一阵，才挥挥手对汪四新说，“你先去银行吧。”

十二点的时候，电话准时响了。在凄白的日光灯下，刘梦华本来已有些麻木了，静夜里尖利的铃声一下子唤醒了她的，她的一双小眼睛变得晶晶亮，焦急地望着身边的丈夫。

第三声铃断的空隙，汪四新按下了免提键。

“喂——”令人恐惧的声音嗡嗡地传出来，“钱，搞掂了？”

“朋友，一百万好难这么快搞掂。”

“有多少？”

“三十万。”

“哈哈——”电话里传出一阵令人窒息的大笑，笑得刘梦华一个冷战，起了全身鸡皮疙瘩。那笑声像急刹车一样戛然而止，又变成了捏着鼻子装腔作势的怪声，“汪老板，你可真不愧是做生意的，连你儿子的命都有价讲啊！还砍得这么狠！好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十万能买到一百万的货吗？我收三十万，那你儿子就不会整个回去喽！留下——一双手、一双脚——”

“不要不要！大佬，好商量，好商量。”

“有什么好商量的！钱，是一分也不能少。”

“大佬，我们也是做小生意的，哪能一下子搞到一百万？”



XUEZI ZHIMI

血字之谜

“少废话。你做那么大生意，一百万小意思啦。这样吧，这三十万先收下做个定金，余下的明天中午十二点之前一定要搞掂，拿到钱，就放人。不然——我们就撕票！”

“大佬，你千万别伤害我小孩。钱我马上给。”

“你用黑塑料袋把钱包住，放到解放桥桥脚，滨江路这边桥脚。二十分钟之内。”说到这里，电话中传来“咔”的一声，之后是短促的“嘟——嘟——嘟——”的声音。那边挂机了。

“打电话叫警察吧？”刘梦华乞求地望着汪四新。她本来就胆小，出了这样的事更加惶惶如惊弓之鸟，不叫警察，万一汪四新再出了事可怎么办？

“深更半夜的，去哪里叫？叫到又怎样？只有二十分钟时间，来不及了。”汪四新一边快速说话，一边看着刘克秋。房子里安静得吓人。刘克秋点点头，算是表示了自己的意见。汪四新转身找出一个中号塑料袋，把一摞摞的钱装进去，系紧袋口，再套上一个，再系紧，再套一个。

刘梦华和刘克秋看着汪四新抱着袋子出门，上了汽车，“轰——”一声发动了车，飞快地消失在夜色下黯淡的灯光里。

彻夜未眠，心急如焚。太阳刚刚露面，脸色乌青蓬头垢面的刘梦华就一连声地催汪四新去提钱，“把钱全取出来吧！我还有一个十二万的存折，一会儿叫小菊送来，够不够啊？咱家有这么多钱吗？爸爸你找人去借一借吧。”

“这个你不用管了。”刘克秋声音黯哑，似乎一夜间苍老了许多，“你先回家去睡一下吧。”

“我睡得着吗！”刘梦华几乎蜷在窄小的双人沙发里哭了一



夜，眼袋肿肿的，一双小眼睛更小了，“早叫你们移民去澳洲，就是不去，还说什么故土难离。别人说那边治安特别好，夜里睡觉都不用关窗。”她小声唠唠叨叨地说着。

“行了！”刘克秋恼怒地一拍桌子，“移民，移民！去了外国你吃什么？啊？咱们就会做中药材生意，去外国做什么？当乞儿啊？”

父女间正在烦恼，两个伙计却同往常一样，八点半就到店上来上班了。汪四新来到外间店铺，拦住两个要拉起卷闸开店门的伙计，说今天有事暂时停业，不扣工资。两个伙计兴高采烈地走了。

汪四新经过一番忙碌，总算在十一点之前将余下的七十万现金准备妥了。此时阳光正猛烈地照在街面上，整个市场一片兴旺景象，人流攘攘，没谁想到就在这间气派的药店里，在明亮的玻璃窗和凝重的红木家具后面，店主一家人正被愁云惨雾所笼罩。

十二点整，电话准时来了，“钱备好了？”

“备好了，”汪四新说，“一分不少。不过，我得先和我儿子说句话。”

“行——”那个绑匪拉着长音的话音落下，过了几秒钟，电话里传出儿子颤动的声音：“喂？”

“嘟嘟啊，你怎么样？他们打你了吗？吃饭没有？”

“吃了一个面包。没打我，就是蒙了眼睛，爸爸，我怕——”嘟嘟的哭声刚刚响起，就在电话里消失了。想到自己的宝贝独生子正被人野蛮地从电话边拉走，汪四新无奈地闭上了眼睛，一旁的刘梦华已经满面是泪。

“行了吧，汪老板。老办法，还是桥脚下，十二点半，有一个装垃圾的绿色手推车，车头绑着根红布带。你找个编织袋，放